

龙 文艺理论丛书

ZOU YIFANG

李德栋 著

走夷方

(中篇小说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走夷方

李德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夷方/李德栋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走笔临沧)

ISBN 7-81112-115-8

I. 走... II. 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672 号

走笔临沧丛书

走夷方

李德栋 著

组稿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蒋 蔚

装帧设计: 刘 雨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50.825

总 字 数: 1087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15-8/1 · 108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共 9 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关于作者：李德栋，男，汉族，现供职于临沧市文联。云南省作协会员、理事。主要作品有：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云南往事》剧本，已投资拍摄。发表、出版过长篇小说《外婆的十八个谜语》、文化散文集《送公主的地方》。主要从事边地乡土小说创作。



关于本书：中短篇小说集《走夷方》以作者故乡历史文化为背景，追忆故乡逝去的生存史。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故事生动，人物鲜活，读之令人长叹，令人窃笑。

序

临沧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 明

临沧，是佤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茶叶的故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12个世居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和生息着。

临沧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和睦、勤劳奋发。矗立在班洪的抗英纪念碑，记载了阿佤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冯绍裘先生1938年在凤庆开办茶厂，创云南现代红茶生产之先河。滇红茶曾一举夺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从此享誉世界，为临沧赢得了“滇红之乡”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抓住澜沧江中游的漫湾、大朝山、小湾三个大电站开发建设之机，积极支持电站建设，在澜沧江不到200公里的江面上，矗立起3座百万千瓦以上级大电站，堪称亚洲奇迹；我们培育蔗糖、茶叶等优势产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园林城市，使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在文化方面，临沧又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为我们展示了3000年前的古老文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山寨，几乎都还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和民族习俗；临沧的汉族文化，既传承着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边地之灵气，形成了独自的特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沧源广允缅寺的壁画，记录着边疆各民

族的共存共荣；鲁史古镇的青石板上，镌刻着茶马古道昔日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临沧是当今文艺创作一块不可多得的热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样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

文化不仅依赖于经济，而是非常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沧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许多群众仍很贫困。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先导作用。事实上，经济欠发达地方也可以有着先进的文化，也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一片绿洲。

强调文化的先导作用，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就上去了。不要等到我们有钱了，再去抓文化。实践证明，哪里注意了文化的先导作用，哪里就会充满希望。“重视文化穷不久，没有文化富不长。”大家重视文化，懂文化，临沧才有希望。

文艺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深浅和一段历史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激励人们的一种奋发精神和向上状态。可以说，繁荣临沧文学艺术创作，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十分感谢临沧本土作家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写作。这些作品把临沧巨变、民族风情一揽书中，是临沧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对秘境临沧的艺术解读。编辑出版

“走笔临沧”丛书，可以说是一次临沧文学作品群体的检阅和亮相，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之。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体验秘境临沧，体验和谐临沧。

2006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一、走夷方	1
二、伯父是一只雀	25
三、日 影	60
四、杀生坟	77
五、树 神	85
六、祖 母	95

走 夷 方

1

人说那镇康夷方地是个避难藏身的地方，人好活，杀了人也没人干涉。但鲁二楞弟兄对镇康夷方地不甚了了，听得最多的是这首歌：

三担白米三担三，
挑起白米下镇康；
镇康爱我大白米，
我爱镇康小姑娘。

.....

那年他十六岁，只是没有挑着白米。春色撩人，青山挂翠。一群燕子抖着细软的翎毛啾啾地叫，燕子呢喃有人家？燕子这鸟儿一般都从人而居。鲁二楞已在深山老林转了几天，浑身冒虚汗，四肢酸疼，两眼闪金光，饿得很。

日头挣出云缝，洒下软绵绵的光。突然，前方传来幽幽的歌：

蚕豆豌豆绿绿，
弯呀弯角牛牛，
小雀豌豆包包，
大脚两头甩甩，
甩进夷方不回来。

.....

鲁二楞循着歌声扑去，步履蹒跚。林中一片光光的平地里稀疏立着五六间茅屋。靠边一茅屋檐口，一身着黑衣、头戴黑布包头的妇人边唱边逗怀中的娃儿，那娃儿熟睡的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意。后来鲁二楞知道那是一首流行于镇康州的童谣。

太阳落山，那妇人煮了一锅玉米沙饭，鲁二楞吃得连打饱嗝。当夜，鲁二楞就住在那茅屋火塘边，屋里只有妇人和她一岁多的儿子。半夜，林里起风，呼呼的风中夹杂着野兽的吼叫声。

“兄弟，起来把火烧旺些，怕人哩。”那妇人几次叫醒鲁二楞。

“兄弟，到这做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妇人东拉西扯问个不停。

鲁二楞的眼皮像挂上铅块般沉重，但他还是编了些自己的事。

山鸟吵醒了山野。鲁二楞起床向妇人告别，左脚刚跨出门槛，那妇人抱着孩子挡在门口。

“兄弟，留下跟我过吧。孤儿寡母夜里怪怕人哩。”妇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没有半点轻浮。

鲁二楞收回左脚，留下了。

鲁二楞成了茅屋的主人，成了屋里那杆火药枪的主人。

又是夜里，鲁二楞用一根木头把门顶紧，抬了几节栎树架在火塘上，火很旺，屋里很暖和。妇人拉拉鲁二楞的手说：“一铺睡，热乎。”

鲁二楞第一次知道做男人有些具体的事要做。但事后暗暗笑了，觉得这生意划算，一夜间有了睡觉的女人，还有一个儿子。一个不是他的种的儿子。

2

鲁二楞留下的地方叫土佛山，距州城两天路程。土佛山是块圣地，那沙砾土，由于千百年风化成数百尊高低参差的如佛像般的土笋，形成了一片土笋林。土林远眺犹如古堡城垣，又似群仙落地，隐藏在茫茫的森林中。土林大概因为它的神奇，于是成了镇康土司官祭圣地，土司官府招有佃农看管，土佛山的六户人家就是为土司守山种地贡奉的。每年元宵节，民间时兴到土佛山朝山赶会，香火不绝。而平素民间每逢行要事或出门远行，往往也要进山许愿，祈祷土佛保佑。说来这土佛山虽然藏在深林中，但却非冷清之地。

那妇人叫金阿娇，父母是土司的农奴。父亲金老大是有名的猎手，每年要为土司府献上近百只麂子之类的猎物，凭此功劳，土司官特意赏了一支从大理府买来的火药枪。不料金老大死于一次变故中，据说是得罪了山神。

那是三年前的土佛会。正月的太阳黄灿灿的，那光却是温吞吞的。土司官驾临土佛祭山，人山人海，香烟缭绕，平时冷清安宁的土林热闹了，这热闹惊醒了一条藏在土林中睡觉的金钱豹，那豹像是通人性，识得人，在人们的惊叫声中直扑土司官，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豹

子右爪搭到土司官左肩的时刻，一直忙忙碌碌侍奉土司一行的金老大凭空纵起插入豹子和土司中间，拦腰抱住豹子，同时用头往豹子的胸口猛顶。那畜生发起神威，嘴爪并用，对着胸前的金老大猛抓死咬。金老大保主心切，也发起神力，将豹子摔倒，人豹绞在一起，滚下坡去。

豹子走了，金老大死了。

胆战心惊的土司官赏金阿娇母女三两银子，传下一句话，今后金阿娇母女的衣食由土佛山另外五户供给。

父亲死了，金阿娇与母亲依旧在土佛山种地刨食。谁想到父亲死后的第三个月，月黑风高，一彪形络腮胡须大汉直闯茅屋，那汉子一进门就直扑金阿娇。母亲双腿跪地磕头求情没用，那汉子一脚将母亲踢出门外。正当那汉子得意之时，受伤的母亲从门外爬入，从火塘里抽出一根红红的火柴棍朝那汉子左脸颊戳去，那汉子痛得杀猪般地叫，赤着下身飞出门去。

母亲病了两个月，撒手而去。临死前圆睁干枯的眼睛看着阿娇：“娇娃，好死不如赖活。你一定要活下去，查出那个畜生是谁，杀了他。”

八个月后，金阿娇生下了头生子有根，一个野种。

3

人说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要闭着眼睛混下去。混沌沌，鲁二楞在土佛山活了十年。金阿娇的肚子凸了空，空了凸，为鲁二楞生了四个男儿，加上先前的那个野种，鲁二楞成了五个男儿的父亲。

鲁二楞越活越觉得日子没味道，无奈时除了打打骂骂那个野种儿子外，就去喂厩里那头黑猪，那是头日怪

的猪，任你喂得再好，总不长膘，杀年猪的季节到了，阿娇心焦如焚。所以每日早早煮了玉米沙服侍那猪。说真的，那猪好不通人性，它不知享受的待遇与主人是一样的，留在锅里的那部分是主人的饭。金阿娇拨开插销，厩门里空空的。猪？我的猪哪去了！叫声中夹杂着哭音。二楞披着衣光着脚从屋里跑出，随后十一岁的儿子有根也赤条条地跑出。厩门关着的，猪哪去了呢？三人睁大眼往厩里搜索，突然儿子叫起来：“爹！猪在厩壁板上爬着。”

狗日的猪！竟然在厩壁板上爬着，贴得紧紧的。二楞怒气心中生，冲进厩里向猪一把抓去，哗！抓下了。是一张褪得完好的猪皮，没有一点刀痕迹，像蛇脱下的皮一样。

二楞、阿娇呆呆地喘不过气，鲁家的运气咋这么霉！养只小猪都自己脱壳走了。

鲁二楞黑着脸转回屋，提起那杆家传火药枪走了。走时硬硬地甩给阿娇一句话：“鸡巴日子没味，我到外边走走。”

金阿娇的心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着二楞的后背高声叫道：“小娃他爹！出去消消气就回，千万莫想别的。”

那时天色已大亮。

4

马大掌决定到土佛山烧香，烧一根杵棒大的香。当然，烧香之外他心里还有一桩心事，有个女人的影子；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那夜在他左脸颊上留下一条长长红红的疤。

许愿那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他星夜从家乡逃到镇康地面，人说土佛灵应得很，凡许下的愿没有不成的。那时被人逼急了的他带着戏谑心理在土佛山许了一个愿：若能在镇康夷方地发迹成气候，一定到土佛山烧根杵棒大的香，让香烟冲开天门。如今他发迹了，虽然这发达是凭着奸诈的手段。但没什么，人世间笑贫不欺富，富了就有地位，就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往事依稀。那夜在土佛山强行做了那件不光彩的事，被那女子的老娘戳了一火柴头，疼得他死去活来，失去裤子的他把上衣脱下围在腰部遮羞，忍着疼痛和饥饿漫无目标地向前奔跑。太阳在旋转，青山在倒转，他终于支撑不住，栽倒了。

他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那是间宽大明亮的房子。他是被赛米坝户的马大丛（土司属官，相当于乡长一级）外出巡查辖地时在一片林子里发现的。他终于成了马大丛的干儿子，叫做马大掌，他没敢透露真名鲁老楞。

那马大丛是崩龙人（德昂族），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在赛米坝是富得冒油的人家，家中养着六十条黄牛、三十条水牛，还有四把骡马（一把五匹）。马大掌仅从他应承附近村民登门借债的手段中就服了他。马大丛对借债人是这么应承的，知道来者有偿还能力，才有心借给，但一开口就要大骂借债人一顿，使来人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到时还债不敢马虎。若估量来者无偿还能力，则开口就好言劝告，并想出许多理由说明不借的原因，使借债人不产生恶意。马大丛凭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精明的办法，稳稳地控制着赛米坝户。

马大掌被救活后即成了马大丛的贴身随从，整整四

年，跟着马大丛来往于麻栗坝（果敢）、腊戍、州城，经营布匹、鸦片、盐巴、大牲畜等，走江湖长见识，渐渐地悟出些人世道道，要会算计别人才能富。马大掌的发迹除了凭借干爹马大丛的庇荫外，关键的是走了一着妙棋，凭婚姻起家。那年他二十四岁，随干爹出巡到茅草水寨，歇脚在伙头（官名，相当于村长）马小甫家，他被马伙头的独生女马秀花迷住了，那秀花是个绝色女子，年约二十四五岁。他好生奇怪，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怎么养个绝色老姑娘没有嫁。夜里他悄悄问干爹，干爹哈哈一笑，把嘴挨近他的耳边说：“他家有蛊，谁敢讨他的姑娘。”“蛊？蛊是什么？”他不解。“我也不晓得，我都怕，不然我咋个会让马小甫做伙头呢。”干爹摆摆头无奈地说。

“蛊是不是一种鬼？在家乡时听人说有的家族养鬼，人人怕。还听说有鬼人家的姑娘都长得漂亮。”马大掌一夜不能入眠，暗自揣想。天亮了，他决定娶马秀花，要借马小甫家建个自己的家。鬼也好，蛊也罢，他不怕。人说鬼怕恶人，鬼怕生人。他跪着对干爹说，请他做媒。

马大丛看干儿子的决心已定，当即向马伙头说明干儿子愿入赘为婿之意。马伙头夫妇正愁女儿婚事，如今瞌睡遇着枕头，一拍即合，满口答应。

马大掌终于成家了。成家后他方发觉养蛊只不过是一种唬人的手段，那就是捉许多种虫放入一个罐中，过些日子打开罐盖，有一虫吞食了其他的虫活着，活着的这虫就是蛊，一只毒虫而已，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养虫人借助虫的神秘宣传自己的特殊，从而达到制服别人，让人害怕（笔者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解：“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食尽

诸虫，即此名为蛊”）。

那马伙头家原本就是不愁吃穿，有一定势力的人家，招了马大掌真是锦上添花。马大掌跟随干爹马大丛数年已学成干爹的奸诈，于是结婚后的第二日，一番天花乱坠的鼓动，马大掌说服了岳父，将家中的六条水牛、十条黄牛变卖，买了十匹骡马，干起了贩运生意。而且他的马帮比干爹马大丛注重排场气派，将骡马打扮一番，挂上铜铃缨子，进出来往敲如筛子般大的铙，一时间竟名声大振，有了名头结交更广，生意也越做越好，有了钱那些江湖侠客也纷纷相交，而那些相交的人莫名地对马大掌敬畏，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在传马大掌养蛊，蛊能生财，能整人。这样一来马大掌渐渐有了些号召力。婚后第五年马大掌的骡马发展到三十匹，请来替他赶马跑生意种田地的长工二十五人，成了赛米坝一带的首富。

富了，有人抬敬，马大掌渐渐插手管起地方上的一些事来。马大丛的权力渐渐旁落，奇怪的是马大丛不知是年老体迈的缘故，还是怕马大掌家的蛊，索性撒手让马大掌管起地方上的事务，就连每年上州城朝拜土司官也让马大掌代理，马大掌遂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大丛”了。

不久马大丛莫名其妙地死了，据说是左大腿根被小虫叮红肿发炎死的。马大丛死后，人们更怕马大掌了，面对人们的恐惧，马大掌笑着说：“怕个啥，只要听我的话，保你长命百岁。”

马大掌让手下人制了六根杵棒大的香，骑上心爱的乌青马，带着两个有功夫的人，赶着马匹骡子出发了，走向土佛山。事后，手下人说走的那天早上杀了只大红

公鸡，看鸡卦，是抽刀卦不吉利。手下劝说择日再去吧，马大掌把左脚裤管往上一卷说：没事，掉不了半根毫毛。他说话的时候太阳正从东山顶跳出，红红的一团。

5

鲁二楞出走三天了，还没回来。

金阿娇先是有些愤慨，你个挨刀的，甩下这五个娃娃自己溜了，良心被狗吃了，转念一想，心气顿时平和了，十年，人家一个脆生生的伙子陪着你一个不干净的女人在土佛山，为何要死死拴住人家呢。气顺心通后，金阿娇仍旧刨山种地，心想他迟早会回来的，这里有他撒下的种子——四个儿子。

鲁二楞原想到麻栗坝闯闯，弄些财物的，据说那地方容易发财，镇康州许多穷得无奈的人，大多去那闯荡。况且，鲁二楞心里记挂着一人，那就是大哥鲁老楞，那夜为避仇人的追杀，大哥先二楞前逃往镇康州，可这几年二楞四处打听，没大哥的音信，大哥肯定到麻栗坝了。然而，一念之差鲁二楞没有去成麻栗坝。他计划在黑虎山袭击一个马帮，抢些钱财。

天边最后的一丝晚霞已褪尽，下起了细毛雨，黑虎山被雾包裹得灰蒙蒙的，随着嗒嗒的声响，来了六匹马三个人，近了，领头的那个黑大汉骑在一匹乌青马上，左脸颊有一块红红的疤，怪让人恶心的，徒步赶马的两人看似随从，马背上的驮子沉沉的。鲁二楞决定袭击，他往火枪管里又添了六粒碗豆子做散子增强杀伤力。打蛇打头。二楞端起了火药枪，瞄准了骑在上面的黑大汉。

一声闷闷的枪响，那黑脸大汉从马上栽下，乘着枪烟与雾的交织，二楞很快又往枪管里填药子。马嘶人叫，